

台湾 深度

被踩踏的界线：兰屿一起行车纠纷，为何点燃达悟族人怒火？

“叫你们兰屿的年轻人出来！”事到如今，这已经不是当事人施光辉一个人的事了，而是兰屿全达悟族人的事。



兰屿著名景点小天池的风景。摄影：陈彦铨



许伯崧 [+](#)

端传媒实习记者 袁兆远 记者 许伯崧 发自台北 | 2022-12-23

施光辉被带上侦查队的快艇，轰隆隆的引擎声划破暗夜中的一片寂静，他望向登船的兰屿，随著快艇加速驶离，兰屿在身后成为一座黑暗中的孤岛，月光衬出岛屿的轮廓，渐行渐渺小，船尾在黝黑的太平洋留下一道白色的水沫，仿佛为他的离开留下记号。再过没多久，他或许料到自己将登上全国新闻版面。

快艇对准台东富冈渔港准备靠岸，船上的员警告诉他，要替他上手铐、准备下船。他才刚从灯火明亮的船舱跨出，岸上已有各家媒体等候多时，遭员警押解的施光辉身著短袖衣裤，突然情绪激动放声大喊：“捍卫兰屿，不容侵权踏户！”他随后地跨上岸，低头不语地被两名员警一左一右押往警局，等候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

这起被台东分局定调为“暴力斗殴”[事件](#)，不仅是施暴者动用“私刑”，在新闻语境中则以“夸张集体施暴”的叙事呈现；52岁的施光辉一夜之间既成了施暴者，也成了喊出兰屿人长年不满情绪的代言人，而其背后则是作为台湾“最后净土”的岛屿，反复折叠在传统文化与观光间的日益不满，随著这起突发冲突而瞬间引爆。



冲突发生地点，渔人部落马莎堡烧烤店。摄影：陈彦铨

行车纠纷演变为百人冲突

“叫你们兰屿的年轻人出来！”事到如今，这已经不是当事人施光辉一个人的事了，而是兰屿全达悟族人的事。

夏末秋初的台湾，时序进入10月，即将迎来国庆连假，这也是孤悬在太平洋上的外岛兰屿，进入观光淡季前的最后一波旅游潮。

兰屿位于台东南方90公里处，搭船从台东富冈渔港出发，航程约两个半小时，岛上居民约五千余人，主要族群为台湾原住民族的达悟族（Tao），族人最早称兰屿为Ponso no Tao，意为“人之岛”；岛上生活步调缓慢，达悟文化与自然风光美景，让许多台湾人心生向往，成为人们放松身心、找寻自我的热门外岛。

然而，这样被台湾人视为“世外桃源”的兰屿，怎也想不到，会因为岛上爆发百人冲突，而让这与世无争的小岛瞬时成为全国媒体焦点。

一如往昔的连假观光潮，将台湾本岛游客一波波如浪花般地上兰屿，连假人多，长年来兰屿人也渐渐习以为常。然而，却有一团3、40人的游客包船登岛，怎样都无法让兰屿人不在意。

达悟族人说，8日这天中午，这一群人浩浩荡荡驾车经过北边的朗岛国小外，因车阵盛大、挡住去路，当地人施光辉此时开车载著妻小经过却无法通行，施光辉下车要向这团外地人理论，事发经过如今无人知晓，但依据附近店家录下的影片显示，离开现场后的施光辉妻子，在影片中显得惊魂未定，她余悸犹存地说：“刚刚他（游客）整个挡住路，我们按他喇叭，他下来拿刀子要捅我们！”

在地青年强调，对方还呛声“叫你们兰屿的年轻人都出来！”

随后，这支“叫你们兰屿的年轻人出来”的影片，随即在全岛六个部落的LINE通讯群组炸开——事到如今，这已经不是当事人施光辉一个人的事了，而是兰屿全达悟族人的事。

在爆发行车纠纷后，这团观光客继续前往东清部落滩头，向经营拼板舟体验的族人预约划船行程，但在族人将船只和船桨拉到滩头后，却整团反悔离去，留下原地错愕的业者。种种行径，让族人忍无可忍。

此时，位于西边的渔人部落，一位年轻族人在Instagram发布一则限时动态：“晚上7点，马莎堡见！”（编按：马莎堡为此团观光客用餐餐厅）阳光褪去、黑幕升起，达悟族人与居民不分年长年轻，开始朝马莎堡聚集；其中，人群中年长的是施光辉部落亲友，年轻人则是看到限时动态主动前来。



游客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。图：网上图片

谢志中是当晚遭逮捕的五位族人中其中一位。他对我说，冲突当晚，他正好路过玛莎堡，看见大批人潮聚集才停驻。“但对方就直接呛声欸！”谢志中说，不仅如此，他们更目睹这票“外地人”抽起K烟（编按：K烟由K他命与烟草混合而成，K他命在台湾被列为三级毒品），他劝诫三次后，对方不予理会，族人的不满情绪随之沸腾。

依照谢志中的说法，事发当下两方人马虽偶有言语口角，但没发生推挤冲突，施光辉当下还在兰屿分驻所制作笔录，老一辈的族人原本也只抱持著吓吓对方、让对方道歉就好的立场。族人并约定以族语作为行动暗号。

随后，施光辉从警局离开并来到现场。原本僵持不下的气氛，施光辉的现身让现场开始弥漫不安的气氛，双方叫嚣烟硝味十足；此时，任何人的举手投足，都族让紧绷的情绪一触即发。

突然，谢志中看到，对方有人悄悄将手伸进随身包包，如同冲突中最坏的情节，立即让他联想到，这群观光客是自行包船登岛，原本上船就不会安检了，这群人透过包船方式前来，会不会携带什么致命让谢志忠惴惴不安。“何况对方在中午的行车纠纷中已亮过刀！”

眼看长辈们都站在最前方，谢志中脑中快闪过各种最糟的状况，不祥的征兆交错叠图在他脑海，紧张的情绪如超音速来到临界值，一个瞬间，意识赶不上行动，他一个箭步扑向对方拳打脚踢，试图夺下包包中那不明的、危险的、致命的、也或许不存在的武器。

“不是他啦！”谢志中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清晰的拦阻，他这才收手，但现场已经陷入一片混乱，长辈族人用族语高喊“jia-a！”（好了啦！）却被前线听不懂族语的年轻人听成“打啊！”于是，一波波人潮继续向前碾压，就如何一波波的浪潮向兰屿岸边袭来。双方就在如浪潮般的涨退之间爆发零星肢体冲突，而后则演变为全国媒体报导中的“百人大乱斗，包围团灭”的暴力事件。

事发后，人在台东的兰屿国小校长Syamen Womzas（夏曼威廉斯）立即前往台东地检署探视族人，当抵达时，被逮捕的六人，已有四位火速完成侦讯、笔录、开庭与交保，只剩下谢志中、及遭控殴打施光辉的26岁简姓游客仍在羁押中。

被解押送往台湾侦讯的六人中，有五人是兰屿人，仅一人为台湾人，当整起事件上升到治安与司法事件后，更让族人愤恨不平：“为什么寻衅滋事的是台湾人，但最后被抓的都是兰屿人？”

谢志中与其他族人更指控，在冲突现场亲眼见到、闻到这群观光客吸食K烟，甚至早先同样的这群人在东清部落夜市时，就遭族人抱怨“整个夜市都是他们吸毒的味道”，但警方回复，证据不足，无法侦办。

即便警方未受理族人指控游客吸毒一事，但毒品登岛的魑魅魍魉，却也是兰屿始终照不进光线的阴暗角落。





三级警戒期间，兰屿加强戴口罩的宣导。摄影：陈彦铨

法外之地

警官运毒案震撼兰屿，更成岛上挥之不去的阴霾，原本已在部落流传的臆测，如今则让族人更加言之凿凿。

在这起兰屿百人冲突事件后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受国民党籍原住民立法委员Yosi Takun（孔文吉）质询时表示，“对于拉K、吸毒，任何人、任何地方都不应该，因此行政院会严肃严办。”时任内政部长徐国勇则回应，司法问题将由检察机关办理，兰屿配置十名警力，对于纯朴的兰屿日常秩序已经足够，然而这次治安案件凸显观光旺季警力不足问题，已要求警政署未来在观光旺季或周末假日时，加派警力驻岛。

在兰屿，毒品问题虽然甚少浮上台面，却是深藏部落中的隐忧。

28岁的谢志中说，自己早在高中时期就在岛上接触过K烟。当年，他结识一位来兰屿工作的台东人，对方向他借钱，因后来无力偿还，便试图用随身携带的K烟来还债。

实际上，台湾本岛游客若要前往兰屿，来往的客船并不会对游客进行安检，岛上的兰屿分驻所仅有十名常驻警力，毒品进出兰屿是个难以言说、更难以厘清的“传言”。部落中，时常听闻人们会在固定隐蔽处集体吸毒，甚至有本地学生涉入，不过这个在部落坊间广传的说法，始终未得警方证实。

但族人对毒品进入兰屿的隐忧并非无端形成，而是其来有自。

2019年，前兰屿分驻所所长李哲铭，利用兰屿海域边界防守漏洞与毒贩合作，利用椰油部落渔船“蓝悦号”运载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在兰屿外海与柬埔寨船只交货，但运毒过程已被警方掌握，李哲铭见东窗事发而逃跑，却因心脏病发被捕。李哲铭成为台湾第一起警官涉入的运毒案，调查更发现，李哲铭为这起运毒案的幕后策划人之一。2021年，李哲铭遭判决入监服刑七年半，全案定讞。

这起警官运毒案也震撼兰屿，更成岛上挥之不去的阴霾，原本已在部落流传的臆测，如今则让族人更加言之凿凿。

此外，由于搭船并不会对来往乘客实施安检，这也让兰屿经常发生珍稀动植物遭盗采运出的事件。兰屿青年行动联盟发起人之一的Si Matopos表示，她在任职兰屿乡公所农业课期间，抽查到多起兰屿动植物盗采案，不只观光客、甚至是来岛上工作的研究员，公务员，会将兰屿特有种植物、珊瑚或鱼类，以保丽龙装箱，整箱坐船带回台湾。

兰屿开元港安检所所长赖信宏表示，海巡署的职责是检查出入港口的渔船，对于客船则是保护乘客的安全，海巡署不会就离岛船只进行安检，就如小琉球也不会实施安检，因此，就算乘客运携违禁品也无从得知。在有法源正式授权前，他们无法可管。如此松散的管制，也让兰屿蒙上法外之地的阴影。



旅游旺季时，准备登船的旅客。摄影：陈彦铨

人间净土

这些台湾人来这边，用猎奇的方式看待雅美的文化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旁边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他们在吃地瓜、他们在吃芋头！

距离台东一水之隔的兰屿，因其风光迤逦与悠闲气氛吸引大量台湾观光客寻幽访胜。据资料统计，兰屿在2022年8月的观光旺季，计有三万人登岛，也就是每天会有一千名游客上岸，但在警力不足以及无法实施安检下，当地居民担忧，观光客即便携带刀械与毒品上岸也无法有效预防。

而在这样伏流著毒品与治安危机的法外之地，兰屿对台湾本岛人来说，则享有“台湾最后净土”的美誉；兰屿全岛仅有一条环岛公路，没有红绿灯，大片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洋、劲风侵蚀而成的险峻岩石，以及岛上有别于台湾的达悟族文化，依山傍海的绝美景致，一再吸引台湾人前仆后继登岛造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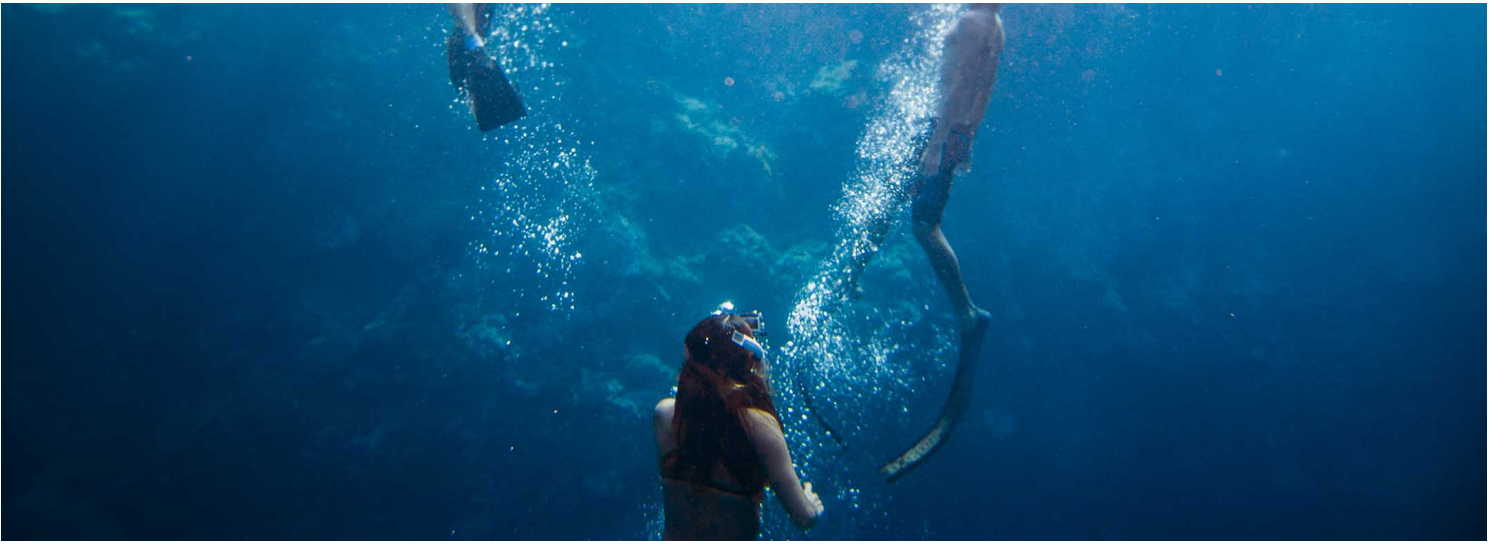
缓慢的生活气氛，让来到此地的台湾人无不感到身心放松，兰屿因而成为台湾人“寻找自己”的充电站，即便返台后依然对兰屿念念不忘、想再次回访。这样的心情，则被当地人称为“兰屿病”。

来自台湾、现已在兰屿定居十数年的阿国观察，“多数游客认识的兰屿是虚假的兰屿，是将自己的美好想像投射在此。”因为想要放松，所以将达悟族人的传统建物“凉台”另名为“发呆亭”，并在岛上亦步亦趋地追随“在地人最爱酒吧”、“神秘达悟文化”，以及一个又一个“秘境”。

这样的自我投射，也让兰屿的传统地名被替换为全台常见的“军舰岩”、“鳄鱼岩”、“双狮岩”等名。朗岛有一处岩石，原名为“Ji-mavonot”，在达悟族语指的是“火把”，由于此处是朗岛男性夜晚捕捞渔获之所在，家人会高举燃火的芦苇为他们照亮岸际。然而，Ji-mavonot后来却被台湾人取名“玉女岩”，因为岩石形状长得像女性器官。

这样的“再命名”情况也出现在“兰屿”岛屿本身。台湾历史博物馆计划助理胡佳君指出，兰屿过去有著 Ponso no Tao、Botel Tobago、红豆屿、红头屿等旧称，不同族群依循各自脉络称呼这座岛屿，1947年国民政府再度将彼时称为“红头屿”的小岛重新命名为兰屿，该名则出自岛上盛产特有种的五叶蝴蝶兰。





兰屿的海底景色，成为潜水爱好者的圣地。摄影：陈彦铨

回溯日治时期，台湾总督府于1895年在兰屿设立人类学研究区域，禁止外人移垦开发，却也对族人的传统活动领域加以限制，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治理下，当地达悟族人尚能保留一定传统文化风貌。随后，国民政府来台，先在1946年成立红头屿乡公所，1952年再设置兰屿指挥部，交由军方管辖，非经申请不得登岛，但也自此开启国民政府掠夺达悟族人传统领地的滥觞，造成多起迫害族人的事件。直到1967年兰屿解除山地管制政策，兰屿才正式对外开放。

兰屿开放管制，19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观光，船只和飞机从台湾运载来一批又一批的观光客，大举外资也约莫同时进入兰屿，Syamen Womzas回忆道：“这些台湾人来这边，用猎奇的方式看待雅美的文化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旁边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他们在吃地瓜、他们在吃芋头！”

这类猎奇的探索，至今依然存在。岛上屡次发生观光客攀爬族人视为禁忌山头的事件，或是擅自进入滩头触摸拼板舟、或进入族人家屋拍照。2021年，台湾疫情进入三级警戒，兰屿照常开放观光，但大部分长辈都还未施打疫苗时，登岛的观光客却脱下口罩在部落任意游走。族人以“观光客”谐音，谑称这些游客为“怵怵客”，并将这些离谱的行径录影下来传到社群媒体及部落群组里。

过量观光客带来喧嚣及压力，Syamen Womzas说，不管是路上交通，或是在家里，族人的生活的的确确受到干扰，“尤其许多民宿都位于部落内，不管白天或夜晚，这样的打扰不曾间断。”

如今，许多族人也经营起民宿、餐饮或浮潜，固然发展观光得以为想留在家乡的族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，但也在族人间挑起不满的情绪——特别是对那些没因观光获益的族人，却得承受这些纷扰，这样的失衡感受尖锐地刺痛著生活。

实际上，透过兰屿观光业获益的，还是外地来的资本，包括台湾来的潜水业者、机车租赁行、餐饮业者，有些更以一条龙的模式在当地获利，也有些与当地族人合伙做生意，以族人的原住民身份取得土地，但当

该年旅游旺季结束，便旋即离去。Syamen Womzas问，“观光发展的收益到底是谁的？达悟族人有因为观光发展过得更好了吗？”



东清部落招飞鱼祭。摄影：陈彦铨

被踩踏的边界

算没有这起事件，也会有其他事件让雅美族人与外地人对立。

生活就这样夹在观光的日夜纷扰中，注定为这场岛屿上的百人冲突添薪加柴。Syamen Womzas认为，这起冲突事件是兰屿观光发展日积月累下必然，“就算没有这起事件，也会有其他事件让雅美族人与外地人对立。”

兰屿遭到侵门踏户的历史悠久，这是族人愤怒的源头。兰屿与台湾社会始终未在同个脉络发展，达悟族人有一套自己严谨的时序历法，以及空间分类、资源管理的规则。族人的生活，由土地和血缘关系紧密构成。部落内部重视资源共享，没有权威领导家族，而且以女家族用姓氏亲属组成的“渔团组织”作为渔港埔

成，即洛内即里优贝派六子，又有似厥视守家族，而正以各家族为性水属组成的 / 奥因组织，TF为奥因捕捞、造拼板舟、祭仪举行的单位。

兰屿的第一位博士，渔人部落族人Syaman Lamuran在论文〈“人之岛”达悟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环境治理之研究〉中提到：“当部落领域与居民受到他部落的侵害，全部落必起而合力抗之。”Syaman Lamuran解释，在兰屿，如果族人有人发生纠纷，部落及亲族成员必定出面支援对抗；如在这起冲突事件里，年长的族人多为施光辉部落的亲族友人。

部落与部落之间，交流相对不密切，各自领域以石头或溪流为分界，部落的海域，则由这些地标加以延伸划分。田地与渔场既有界线，便不容随意跨越。像是，椰油部落的族人，若带著渔网至朗岛部落的渔场抓鱼、或是至朗岛的田地范围种植芋头，就仿佛在宣誓“这个部落都没人了”或“这个部落的人懒得管理自己的田地”，是极冒犯的行为。只有飞鱼汛期期间是例外，由于达悟族人将飞鱼视为天神所赐的资源、加上飞鱼的活动范围广，不同部落的族人可以“越界”到其他部落传统海域捕捞飞鱼。



朗岛部落招飞鱼季。摄影：陈彦铨

除了部落间的界线，部落内的土地和海域也有分类，地瓜与芋头田是女性的天地，海域则是男人的专属猎场。海域分为五个等级，各有相应的捕捞方式；土地则分为部落共有地、亲族，和代代相传的私人土地。

达悟族人的生活空间，由隐形的界线划分著，严谨依循这一套规范运行，若不遵守，除了会引发冲突，更将触犯“禁忌”，惹祸上身。部落重视各式各样的禁忌，Syaman Lamuran指出，达悟族人是在实践禁忌规范当中，运用传统生态知识构筑一套特别的环境治理方式；著名达悟族文学家Syaman Rapongan（夏曼蓝波安）也说，“禁忌”是达悟的民族科学。

Syaman Lamuran提及，过去在田调时，有耆老对他说：“我们的礼俗，就是我们的律法。”但自从兰屿与台湾社会接轨后，原本无形、依赖传统智慧的边界不断被踩踏、抹除，并划上一条条具有强制力的新边界；原本的自然律法被忽视，并将象征当代法治的律法强加其上。

就以部落公约为例，飞鱼是达悟族人最重要蛋白质来源、更是历法的核心。兰屿不像台湾将一年分为四季，而是分为“等待飞鱼季节”（amyán）、“飞鱼季节”（rayon）与“飞鱼终了季节”（teyteyka）。在飞鱼季期间，部落的传统海域不能进行潜水活动，这是部落公约规范的内容。

然而，2019年的飞鱼汛期期间，来自台湾的潜水业者“东龙潜水”不顾公约，擅自带领游客在朗岛传统海域进行水肺潜水。当时的朗岛村长带著族人上前理论，争吵中族人推了业者一把。然而，这样的部落公约未获法律承认，且族人动手在先，因此遭业者提告伤害与损毁，带头的村长也遭控教唆及妨害秩序等罪名，业者更扬言“绝不撤告与和解”。

具强制力的现代律法，搅动了达悟族人原先的土地与海域分类，并重新进行划分。但当文明试图给予更制度化与更秩序化的未来，却未予以达悟族人足够的保护与知识，反而更加撕裂与伤害。





兰屿青年行动联盟发起人之一鲁迈。摄影：陈彦铨

自救是唯一途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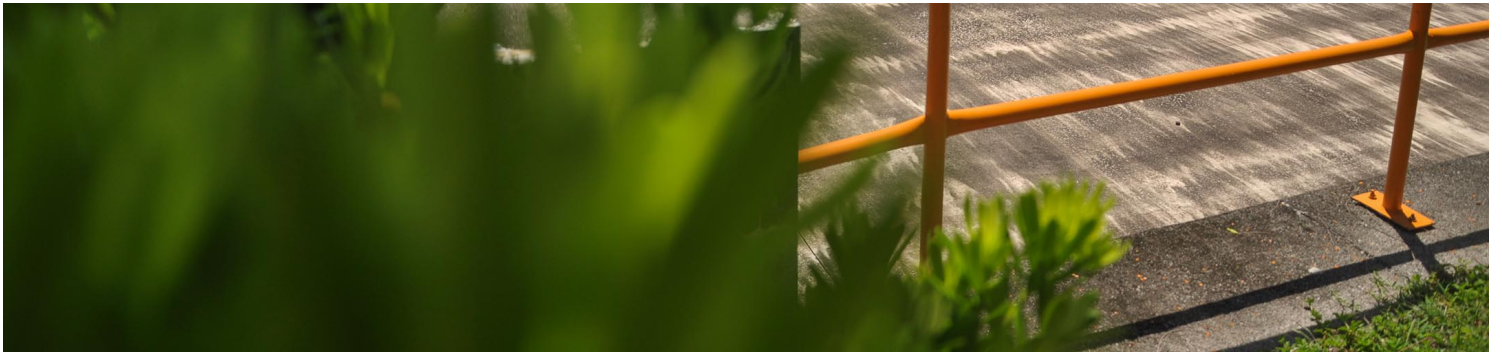
不满的情绪，流窜在兰屿各部落之间，外地人的“侵门踏户”，各种收归国有的蛮横作为，在世代的达悟族人心中烙下一道道伤痕。

即便兰屿与台湾本岛相隔不足百公里，但最早的时候，兰屿对台湾并无特殊感情与认同。达悟族人由菲律宾的巴丹岛迁移而来，Syaman Lamuran指出，据日本人类学者鹿野忠雄1929年的田野调查，当时耆老所绘的心智地图中，将兰屿和巴丹岛以海洋为中心化成一个圈，其中并没有台湾岛，也没有“兰屿属于台湾”的认知。而台湾社会与兰屿的接触，从最开始就是一场恶梦。

台湾政权对兰屿的伤害，早在1952年兰屿指挥部成立，国民政府展开一连串土地收归国有、设置监狱关押台湾罪犯、限制渔场范围、强制拆除传统家屋兴建国宅开始。而1981年启用的核废料储存场，更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欺骗族人要兴建鱼罐头工厂，不料却是之后长达数十年反核废料抗议行动的开端。

然而，怀抱著各式算计、或者打著改善兰屿生活口号的政策及建设，在岛上不曾停过。





兰屿贮存场内，放置低阶放射性核废料桶的贮存槽。摄影：陈彦铨

2013年天秤台风过后，台东县政府计划在东清七号地兴建水泥预拌厂。这片地原是个达悟家族的共有地，因为不易耕种所以逐渐成为一片杂林。县府认定此地是国有地，因此强行推动挖土机开挖，族人组成“东清七号地自救会”，从老到少以肉身阻挡工程车，不让挖土机动工。随著抗争变得激烈，县政府派出60名警力，到岛上进行维安任务。

类似的自救组织，还有“兰屿青年行动联盟”，发起人之一是红头部落族人鲁迈。2015年，一位在红头部落铁皮屋内开杂货店多年的台湾人，意图搭上观光热潮，将铁皮屋改建成水泥民宿。土地虽然在国民政府时期被归为国有，但在族人眼中，那是部落共有地。“你要花钱盖水泥房，那我们以后怎么把你赶走？那块地不是你的。”

但是这名台湾人不仅承包岛上工程，更曾选上乡代表，人脉广阔。为防止族人闹事，他将土地用围篱围起，更找来一群台东的黑衣人到场坐镇，在围篱上写上“私自闯入工地内部者，若发生伤亡，自行负责”字样。青年行动联盟号召许多族人，以打扫部落之名在围篱之外“关切”，还有部落妇女携带平日农耕用的镰刀到场，最终成功阻止水泥民宿的兴建。

种种原因，让族人在遭受外力侵扰时，不会寻求法律途径、或是即使寻求法律协助却因不了解而受挫，因而使族人回到以自己的方式解决。Si Matopos不满地问：““打人当然不对，但（达悟族人）被打那么多次，难道不能还手？”

像这样不满的情绪，流窜在兰屿各部落之间，外地人的“侵门踏户”，各种收归国有的蛮横作为，在世代的达悟族人心中烙下一道道伤痕。

那些化外之地，所以成为人间净土，却也因为最后净土，成为外地资本觊觎的对象——边缘、传统，在面临律法、观光的冲击下，本地与外来者的冲突早已无可避免。





红头部落土地强占事件后留下的喷漆。摄影：陈彦铨

对立冲突之外，还能走出什么路？

在当代社会要过上传统生活，两者兼具很困难……我们跟不上老人家凋零的速度，又得面对现代生活的方式，很无助。

兰屿开放至今，早已被卷入台湾、乃至世界的体系中，外地资本的搅动、文化的侵蚀，注定是达悟族人必须与其共存的课题。难道只能走上对立和冲突的死路吗？兰屿人，以及踏上这片土地的外地人，还能做什么？

深究兰屿承受的伤痕会发现，不论是早期核废厂设立、水泥国宅的兴建，乃至近期的土地开发、观光发展、学术研究、甚至环保政策，背后反复出现的问题，就是兰屿人的声音，总是被放在最不重要的位置。

阿国说，来这里的台湾人，都需要“慢慢地听、慢慢地认识这里”。

看、学、做，是达悟族人向家中长辈学习生活知识的方法，也是如今想接触兰屿的人，必须遵照的步骤。放下消费的心态，摘下“爱兰屿”的瑰丽滤镜，看见达悟族真实的文化核心。

在传统文化和观光的拉扯下，朗岛村长施拉横说，在做生意赚钱之余，应该坚持守住界线。例如飞鱼祭期间，滩头是神圣之地，只有男性族人能进入，就应该规范其他观众所站的位置，严格禁止任何其他人进入观看或拍摄。但是，以人情为第一考量的族人，面对有交情的台湾人，在传统文化或商业合作上请求让步时，常常也难以拒绝。

面对外来的压力，“文化传承”是每个族人心中迫切关注的议题。然而面对快速赚钱的观光商机，文化常被无可奈何地摆在后面。鲁迈说：“在当代社会要过上传统生活，两者兼具很困难……我们跟不上老人家凋零的速度，又得面对现代生活的方式，很无助。”



渔人部落海岸，堆放的建材。摄影：陈彦铨

不过，有越来越多族人，正在采取行动，尝试在现代化与传统角力的岛上，走出一条新的路径。

鲁迈正在整理自家的土地，试著建造一座地下家屋。造屋的知识，通常由父亲传承给儿子，父亲早逝的鲁迈，正在靠自己学习这项复杂的技能。朗岛部落生态旅游组织“Meyyoyow（美悠游，达悟族语游玩之意）”培训文化解说员，从族人的角度，带领游客慢慢进入文化深层，同时致力于部落中地景地名的复振。

族人也积极参与妇女织布课程、濒临失传的拍手歌、烧陶等社区活动，透过这些反复的实践，让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族人，持续贴近达悟族的文化内涵，重拾属于兰屿人的尊严。

什么才是达悟的“文化内涵”？三言两语难以道尽，或许该先放下带著消费美景和文化的心态，把兰屿人当成是岛屿的主人，花时间用心认识体会。

阿国说，就像最日常的钓鱼，彼此不事先约好时间，在一个天气好的日子里，“你找我，我刚好也有空，我们就一起去钓鱼。”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默契，以及对彼此的珍视，消融了族群、阶级的隔阂，是最舒服的相遇，也是兰屿故事真正的开端。

(施光辉、谢志中、阿国为化名)



椰油部落馒头山，旁边是兰屿高级中学。摄影：陈彦铨